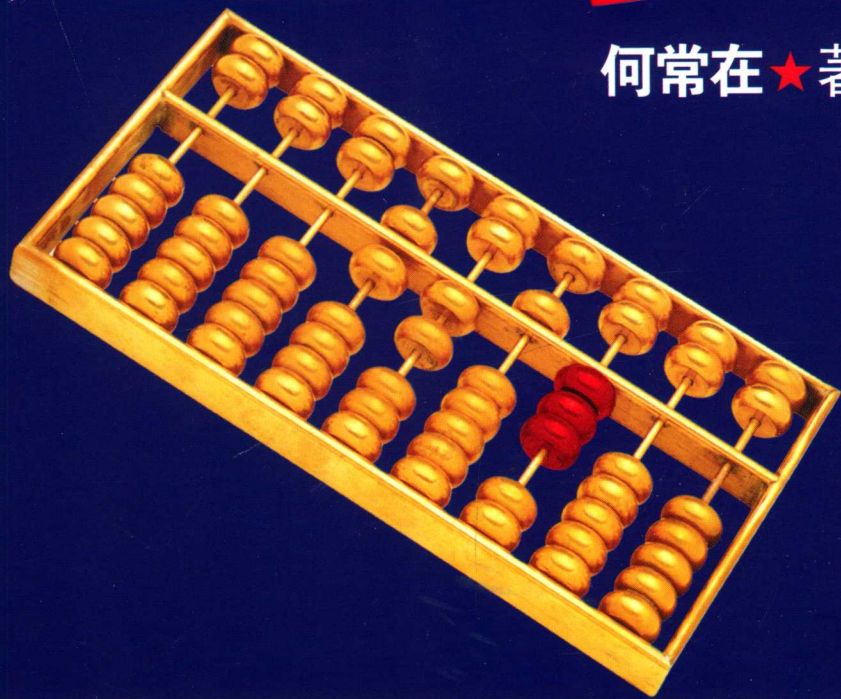


【长篇商战小说】

逆袭

何常在★著



商场高端博弈中反败为胜的大智慧
畅销书作家何常在《问鼎》之后最新商战力作
看屌丝青年如何借势逆袭成为布局高手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长篇商战小说】

逆袭

何常在★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袭/何常在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60-6954-0

I. ①逆…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146号

逆袭

何常在 著

责任编辑:姚劲华

产品经理:许挺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35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954-0

定 价:38.00元

发行电话:(010)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65256354

目 录

- 第一章 最贪莫过女人心 // 001
- 第二章 白日梦 // 006
- 第三章 花 朵 // 011
- 第四章 茅台牌二锅头 // 016
- 第五章 机会,有时就是喝水被呛着了 // 021
- 第六章 机会,有时就是耐心地等待 // 026
- 第七章 机会,有时就是一个暧昧的眼神 // 031
- 第八章 你凭什么不快乐 // 036
- 第九章 你好色吗 // 041
- 第十章 阴谋,绝对阴谋 // 046
- 第十一章 幸福得像白菜一样 // 052
- 第十二章 难道还能埋怨生活 // 058
- 第十三章 男人的借口 // 064
- 第十四章 立志成为花朵的男友 // 069
- 第十五章 生活就是辣椒面 // 075
- 第十六章 手感还不够,脸皮还要厚 // 080
- 第十七章 往事不可追 // 085
- 第十八章 傻瓜牌创可贴 // 090
- 第十九章 问题的重点 // 095
- 第二十章 手感的第一次出击 // 100
- 第二十一章 人生总在戏中 // 105
- 第二十二章 我喜欢你的彬彬有礼 // 111
- 第二十三章 有戏 // 117
- 第二十四章 多面手 // 122
- 第二十五章 原来海南也有盛夏 // 128
- 第二十六章 盛世药业 // 133
- 第二十七章 手到擒来 // 138
- 第二十八章 幸福就是左右逢源 // 143
- 第二十九章 爱不释手的幸福 // 148
- 第三十章 不争而善争 // 153
- 第三十一章 各怀心思 // 158
- 第三十二章 挖坑埋人 // 163
- 第三十三章 高难度任务 // 168

- 第三十四章 开个玩笑 // 173
- 第三十五章 出手了 // 178
- 第三十六章 头等舱的谈话 // 183
- 第三十七章 君子爱财 // 188
- 第三十八章 上了一当 // 193
- 第三十九章 谁的机会来了 // 198
- 第四十章 弄臣和小丑 // 203
- 第四十一章 进展 // 208
- 第四十二章 大路朝天，走在中间
// 213
- 第四十三章 神转折 // 218
- 第四十四章 全有的身价 // 224
- 第四十五章 大局待定 // 229
- 第四十六章 盛世心理诊所 // 235
- 第四十七章 人生就是手术 // 241
- 第四十八章 心思难猜 // 246
- 第四十九章 生活的累 // 251
- 第五十章 攀比 // 257
- 第五十一章 眼光 // 262
- 第五十二章 突破 // 267
- 第五十三章 全有的眼泪 // 272
- 第五十四章 人生不能深刻 // 277
- 第五十五章 重大转折点 // 282
- 第五十六章 夜幕下的意外 // 287
- 第五十七章 好人的定义 // 292
- 第五十八章 入局 // 298
- 第五十九章 无限风光在险峰 // 303
- 第六十章 突如其来的变数 // 308

第一章 最贪莫过女人心

如果前女友在深更半夜突然敲响了你独自居住的房屋的门，提出要借宿一晚，你是痛苦地拒绝还是幸福地接受？

别人怎么选择全有并不清楚，他只知道，当他冲凉过后听到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他穿着大裤衩想也没想地低头去开门，抬头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嘴巴张大到足够塞进一个大号鸡蛋……

马飞燕！

“全有……”消失了足有一年之久又突然回来的马飞燕声音甜腻地对全有说道，“我刚从巴黎回来，一个人没有地方住了，看在同学一场的分儿上，能不能让我在你这里借宿一晚，就一晚，行不行嘛？你不忍心看到老同学流落街头是不是？万一流落街头被坏人带走了怎么办？”

马飞燕的声音就如蒙牛雪糕一样，又甜又腻。全有本想拒绝，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马飞燕当年离开的时候是那么义无反顾，好像他是一块被用过的抹布，说扔就扔。

再者，全有可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好男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和马飞燕重温旧梦。他刚要开口拒绝，马飞燕却假装撩起衣服扇风，只一扇，就露出了里面洁白光滑的细腰。

就瞄了一眼，好男人全有咽了一口唾沫，然后很没出息地当即答应了马飞燕的借宿要求。

马飞燕是全有读医科大学时的同学。

二人同学五年恋爱三年同居两年，差不多已经是老夫老妻了，什么激情和浪漫全随着毕业之后无聊的工作和烦琐的生活打磨得一干二净。大学毕业后，全有东借西凑了几万元开了一家心理诊所，梦想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燕都市最出名的心理医生。结果头半年心理诊所只接待了几个精神病患者，没有一个正经客户登门就医，全有的心理医生梦破灭了倒不要紧，要紧的是钱没有赚到一分，却越赔越多。

一见势头不对，声称要和全有一起拼搏的马飞燕，就如同一只燕子一样离开了全有，飞向了浪漫之都巴黎，说是要去寻找生命中的浪漫，让生命活得更有价值。

全有气得大骂马飞燕是候鸟，眼见他走进了冬天，就毅然飞向了巴黎的春天。全有连带也骂了巴黎，什么浪漫之都，男男女女胡搞乱搞还叫浪漫？叫浪荡还差不多。

不过全有骂归骂，心里得服气马飞燕确实是个尤物。虽然她不能和据说可以在手掌上跳舞的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相比，但平心而论，马飞燕也确实长得不赖——瓜子脸，尖下巴，细细的眼睛眯起来笑，看人时眼睛自下而上一瞄，的确撩人。她走起路来浑圆的屁股左右扭动，配合盈盈一握的细腰，让人一眼看去就会产生莫名的冲动。

马飞燕最喜欢扎马尾辫，长长的辫子在背后随着腰肢的晃动而左右摇摆，既青春又性感。

全有的房子是一室一厅，只有一间卧室。正当全有不知道两个人怎么睡时，马飞燕冲完澡后穿了一件宽大的背心出来了。她在全有面前晃来晃去，洁白而弹性十足的大腿就如鲜美的食物一样诱惑着全有并不坚强的神经。虽说全有一向自诩为万花丛中过寸草不沾衣，但他的另一个原则是，有时候花丛之中会有一些带刺的花朵自动钩在人的身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辜负花朵的美人心。

这么想着，他的手就不老实地想在马飞燕身上游走一番，不料马飞燕咯咯一笑打开了全有的手：“全有，我一直记得你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勉强别人的好男人，虽然我很想和你……但真的对不起，今天不方便。”

全有犹如被当头泼了一盆冰水混合物，心里一下子瓦凉瓦凉的，差点没气晕过去。

不方便？不方便的时候来借宿，马飞燕摆明是消遣他来了。全有气呼呼地说道：“飞燕，你在我不方便你方便的时候直接把我甩了，一走一年多没有音讯，现在突然冒了出来，举着投降的白旗却又不让进城，你唱的是哪一出京剧？”

马飞燕杏眼如雾，娇滴滴地说道：“全有，我知道你还恨我，可我真的不是故意不方便，可能是刚下飞机的原因，有时差……”

女人的不方便也有时差，全有长这么大并且作为医科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士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说法。他还想再说几句什么，比如，感慨一下时光如箭光阴如梭，比如，问问马飞燕去了浪荡之都巴黎为什么又回到了燕都，还想问问马飞燕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有了新欢，等等。可还不等他张口，马飞燕就打了一个天大的哈欠，说她困了要睡觉，然后就一头栽倒在了全有的床上，呼呼大睡。

全有的房子是一室一厅，只有一个卧室一张床，马飞燕鸠占鹊巢，他就犯了难，是和马飞燕挤到一起同床共枕，还是假装一个文明人去睡沙发？想了一会儿，他又开始琢磨，马飞燕难道真的只是来借宿一晚上？留在燕都的大学同学也不少，马飞燕犯不着非来找他全有，是想让他抱一抱摸一摸，还是她对他又想入非非了？

想着想着，也不知是马飞燕的香水味道过于让人沉醉，还是全有今天白天遇到的精神病患者太让他费神，困意袭来，他一头歪倒在了沙发上，睡着了。

……全有是被冷风冻醒的。

冻醒的全有醒来后才发现窗户大开，冷风飕飕吹进了客厅，让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虽是初夏，但夜风依然很凉，他禁不住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马飞燕呢？全有忽然心头一惊，急忙爬起来跑到卧室一看，哪里还有半点马飞燕的影子。愣了片刻，他才反应过来，急忙伸手拿起床头的钱包，一看，钱包怎么瘪了那么多？

昨天全有刚刚将一年多微薄的收入两千元和从老贱手中拼死拼活借来的三千元加在一起一共五千元，全部塞进了钱包，结果钱包就肿大得如同巨无霸汉堡，被他随手放在了床头柜上，准备明天用来交心理诊所三个月的租金。

全有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急忙打开床头灯一看，钱包已经干瘦得如同一片鱼干。他用颤抖的双手打开钱包一看，没有奇迹出现，五千元全部没有了！

钱包里面的钱已经一分不剩被搜刮一空，甚至连他装在前面一层的三十八元五角的零钱也没有放过。真狠。

全有狠狠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骂道：“全有你是个渣，马飞燕是什么烂女人，你居然相信她？人家还没脱光衣服你就有性冲动没人性了，活该被人骗去五千元。马飞燕呀马飞燕，虽然你长得真的不错，可是你不觉得你要价太高了点吗？摸一摸都要五千多，再说都是老同学，多少打个折，给我留点生活费……”

全有骂了半天，突然想起了什么，就幻想马飞燕也许会对他还有半点仁慈，不过当他跑到客厅从电视机上拿起他的小金猪存钱罐一看，里面连一个一角的硬币都没有剩下时，他不知是哭是笑地骂道：“马飞燕，你有种，你真狠，吃肉连骨头渣都不给我剩一口。也真难为你一直记着我的习惯，去外面浪荡了一年，一直没忘我把零钱放存钱罐的爱好。我真他奶奶地佩服你！即使你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渣的女人！”

钱没有了，生活得继续。

全有看看时间六点多了，就收拾一下，开始洗脸刷牙。他牙膏用了米粒大小，洗脸

水用完后接在脸盆里，准备省下用来冲小便。没办法，人穷就得过穷日子，谁让自己一时手贱，又上了马飞燕一当？

收拾完一切，全有下楼去地下室搬自行车。越想昨天晚上的事情越觉得乐，摸一摸就值五千多，这手感也太贵了点吧？要是让老贱知道，还不得笑死呀？老贱这个人就爱笑话自己，一年前他被马飞燕甩掉，老贱就变着花样笑话了他整整一年。

笑笑吧，笑比哭好。全有傻乐了片刻，对自己说，还好也摸过了，万一一点没摸就损失了五千多，那才叫损失惨重呢。好歹自己没有快感，也有了手感。

只不过诊所的房租该怎么办才好？他大学毕业后到今天，当屌丝都快两年了。两年时间，欠债越来越多，赚钱越来越少，人生的方向和前途在哪里？一个人屌丝一两年并不难，难的是屌丝一辈子。难道他全有就没有天生屌丝后天富贵的好命？

全有狠狠地拍了一下自行车座，他还不信这个邪了，他发誓，要从今天起立志做一个外表屌丝内心高富帅的乐观主义心理疾病患者。

从一个心理医生的专业角度来说，一个人患了心理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多数心理疾病患者并不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不能坦然面对病情就不利于治疗。全有就十分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有时候心理疾病其实也算不上病，只不过是轻微的阿Q主义的自我麻醉罢了。

也是，谁不向往美好的明天？谁没在做由屌丝华丽地变成高富帅的春秋大梦？哪怕只是一个梦，也要做成美梦。

人生没有梦想不行。

好吧，全有告诉自己，他今天的梦想就是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解决房租问题，然后再迈出由屌丝向高富帅转变的第一步。

从地下室搬出他的大二八自行车，全有左脚一蹬脚踏子，右腿十分潇洒地一抬腿从后面就跃上了自行车。

全有的二八自行车有些年头了，是上大学时他远在穷山沟的父亲卖了一车土豆才给他买的，所以他一直非常爱惜。

全有飞快地蹬着自行车，迎着晨风一路向西。

燕都虽然是一座北方城市，但六七月间一样炎热如火炉。全有想趁早晨的凉爽尽快赶到诊所，否则太阳的威力在八九点后一散发出来，整个燕都会热气腾腾如同蒸笼。

全有的车技一流，在人流如织的自行车大军中左右穿行，除了偶尔偷看一眼被风

吹起裙子的女人的白腿之外，他基本上一直全神贯注地匀速前进。车行二十分钟后，从繁华的中山路拐进了乌有巷，乌有巷的尽头再向右一拐，就是他的诊所所在地善良街了。

一拐进乌有巷，全有就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可怜巴巴地说道：“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七天没吃上饭了。我家有老婆三个，孩子八个，全靠我要饭养活，你不给我一块钱，就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

全有乐了，一个潇洒的甩把刹车动作，稳稳地停在了一个五十岁上下、满脸麻子的叫花子面前，哈哈一笑说道：“老编，你天天编词也要编一个真实可信的，说什么老婆三个，你以为你是大款呀，老婆小蜜一大堆。就是我听了也不会给你一分钱！因为你编得太离谱、太可笑了。”

老编其实姓边，因为喜欢天天编故事骗人同情，被全有笑称为老编。

全有自从开诊所时就认识老编了。别看老编是个要饭的，其实收入比他这个蹩脚的心理医生只多不少。所以每次老编向他伸手要钱，全有总是找各种理由推托。

老编嘿嘿一笑，端起面前的塑料碗伸到全有面前，说道：“全医生，今天该给我一块钱了吧？我记得一年前你就答应要给我两块钱，结果只给了一块，另一块一直欠到今天。你就可怜可怜我吧，你什么都有了，我什么都没有。”

全有想笑，可没笑出来。本来已经被自己安慰得还算不错的心情，被老编一提钱给弄得格外沮丧。没什么别没钱——这句话真是帅得掉渣的真理。

愣了片刻，全有恶狠狠地瞪了老编一眼，咬牙切齿地说道：“别跟我提钱，我他妈的现在一分钱也没有，还没有你大款呢！”

第二章 白日梦

老编睁大了眼睛，半天才说道：“全有，你以前为了不给我钱，每天都会用心编一个理由的，今天可是一点也没有用心，居然说出这么没有营养的假话来。你身上的钱没我的多？你太伤人智商了。全有，你还不如直接说让我滚一边去，也比说这样让人绝望的话强。”

老编不愧是老编，还是新一代有文化有自尊的新型乞丐。全有看老编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忽然想到马飞燕骗他，老编骗别人，那他为什么就不能骗老编一把？反正一个人没钱的时候，就别再假装高尚和纯洁了，先填饱肚子再说。于是他心生一计，说道：“要不这样老编，我们打个赌，你不相信我的话也是对我的诚信的污辱，我们就赌一把，如果我身上的钱——请注意是现金，不包括随身物品——比你的多，我就把我身上的钱全部给你。反过来，如果你的钱比我的多，你得把你身上的钱全部给我。”

全有一边说一边停顿了一下，偷偷观察了一下老编的表情，见他表情有些犹豫，就忽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敢不敢赌一把，看哪个渣更穷？不敢赌就不是男人！”

老编正疑惑时，被全有的大嗓门吓了一跳，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说道：“全有，你小子说话得算话！比就比，别以为要饭的好欺负。我们乞讨的是金钱，但我们也有尊严。”

拼了，全有暗骂，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总是难免要当几次渣，早当晚当都一样，为了肚子着想，当一个欺骗要饭的渣又能怎样？见成功地激怒了老编，他就从身上拿出钱包，然后将所有口袋底朝天露给老编看。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老编从钱包到全有身上所有的口袋全部翻了一个遍，竟然没有发现一毛钱。老编不甘心，又施展搜身大法将全有全身上下搜了一遍，甚至连他的指甲缝都没有放过，仍然没有发现一分钱。

全有忍受着老编的脏手乱摸，心想我摸了马飞燕被骗了五千元，你摸摸我，马上就要被骗走身上全部的钱了。看来有些东西手感再好，也不能到处乱摸。摸不好，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呀。

看着老编越来越绝望的眼神，全有叹了一口气，说道：“认栽吧老编，也真难为你搜得这么仔细，你就死心吧，早上我光着身子搜了三遍，别说钱，连个钱字都没有找到……老编，那我就不客气了，快把你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一个子儿也别藏，偷藏一分钱就不是男人！”

老编苦着脸，一动不动，忍受着全有从他身上搜刮十元、五元的大票以及一元的硬币，甚至连五角和一角的小虾米都没有放过。

老编怎么也没有想到，堂堂的全有全医生，拥有一家心理诊所的外表光鲜的成功人士，竟然浑身上下一分钱都没有！城里人出门谁身上不带个几百元？不说吃饭买衣，就是坐车喝水不也需要钱吗？

老编实在不明白，全有怎么能身上不带一分钱就上街？万一他路上被车撞了住院需要花钱怎么办？

足足忙活了十分钟，全有才将老编身上和地上塑料碗中的零七碎八的钱数清楚，一共是一百五十元六角三分。全有不由心中大喜，没想到老编还挺有钱，一百五十多元，省着点用，天天吃馒头咸菜，一个月的生活费有着落了。

全有高兴得差点跳起来，眼睛一转，却看见老编一脸愁容，脸上的表情几乎就是生不如死，他又有些不忍心，琢磨着该还给老编多少才能让自己感到不心疼，同时又能让老编对自己感激。

十元？不行！五元？还是太多。算了，大方点，直接给老编一块钱，省得他哭丧着脸，跟遭受了多大损失似的。

全有小心翼翼地手中杂乱的钱中抽出一张最脏最旧的一元纸币，递给老编，语重心长地说道：“老编，坚强一些，拿出男人的气概来。一个人，损失一点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你应该相信，明天还是一样阳光灿烂、无限美好。说不定一会儿就会有一个好心的大款，一甩手就给你一百元，是不是？来，我先还给你一块钱，别总是一副苦瓜脸。你是男人，愿赌服输。”

老编一把推开全有的一元钱，眼神像狼一样放出凶狠的光来，说道：“屁话，我老编既然敢赌就输得起。虽然我只是一个叫花子，不过一百五十多块也不算什么大钱，运气好的时候半天就能要到这么多。全有，你都拿走。这次算你狠，下次……”

全有自知理亏，骗一个要饭的钱多少有些不地道，急忙接话说道：“放心老编，你记好了，我今天拿了您一百五十元六角三分，以后我全有发大财了，送你一百五十万。到时你一下子见到一麻袋钱，可别乐得晕过去了，可要记得数清是不是一万一沓，一共

一百五十沓。”

全有说得绘声绘色，好像真的一样，老编却没有被他描绘的白日梦打动，一屁股坐到地上，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今天得编一个更悲惨的故事骗人了，要不今天的饭可就没有着落了……”

全有喜滋滋地离开老编，一手骑自行车，一手插进口袋中，紧紧攥住刚才骗来的的一大把钱。虽然这把钱又脏又旧又烂，但握在手中的感觉是那么细腻那么温柔。他有几分不解，同样都是纸，为什么印成钱就变得手感一流如同美女的皮肤，让人那么想紧紧握住不停地抚摸？

全有越想越得意，一得意就高兴地松开车把，来了一个大撒把。

全有最喜欢大二八自行车的一点，就是大二八平衡性好，可以非常容易地就大撒把一把。骑着破二八，一路大撒把，那感觉简直胜过开敞篷保时捷。

解决了吃饭问题，全有的心情舒展开来。有饭吃就有希望，至于今天的房租问题如何解决，他才不会着急。他一直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困到眼前必有床”的名言。

管他呢，他不以为然地想，何不明那个酒糟鼻老头想要房租？等着，堂堂的心理医生全有还对付不了一个包租公？

全有大撒把骑着自行车，眼看离诊所越来越近，突然发现马路中间有一位老太太在横穿马路。他可不敢碰老太太一下，弄不好倾家荡产也赔不起，所以就当机立断来了一个急刹车。

自行车是稳稳地停在了离老太太十米远的安全距离，但全有手腕上的天梭手表却意外地表扣一松，脱手而出，无巧不巧地掉进了马路边的下水道里。

啊——全有二话没说扔掉自行车，一个箭步冲到下水道处，俯下身子一看，手表的夜光在下水道里清晰可见，还在欢快地跳动。他长舒了一口气，没坏就好。这是他目前最值钱的东西了，价值三千元。而且这块手表对他来说意义非凡，是当年马飞燕最爱他时节省了一年的零用钱给他买的，他一直爱若至宝。

马飞燕变心了，可是手表是无辜的。全有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拿东西出气的人，所以一直对这块作为爱的见证的手表不离不弃。如今手表掉进了下水道，他心急如焚，也不顾身上的衣服是前天刚洗干净的，趴在地上伸出右手去够手表。

下水道盖是铁算子形状，正好坏了几根铁棍，全有可以伸手进去。下水道并不深，他感觉到中指已经可以碰到手表的表带了，但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全有使劲动动手指，感觉手指因为运动过度而不太灵活。真是背！他站了起来，伸

伸刚才有些拉伸过度的腰，一扭头，吓得差点叫起来，背后不知何时站了一位一脸正气的老太太。

老太太正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看着他，一脸怒容地说道：“小伙子，我看你身强力壮也挺有力气，就是当个搬家工送水工，一天也能赚个几十元，为什么不学好非要在这里偷井盖？”

我倒！全有差点被老太太睿智的目光震惊得当场晕倒。还好，他只是晃了一晃，努力稳定了身形，也懒得跟老太太解释，笑了一笑，又趴到地上去够手表。一只手够不着我用两只，不信抓不住一块手表，就凭我全有的一流手感，还摸不住你？

咦，抓住了！噢，好像不对，怎么毛茸茸的，而且摸起来毛很顺滑，手感不错，但手感再好它也不是手表呀，手表可是硬邦邦的。呀，确实不对，毛茸茸的东西还会动。

啊，全有一声惨叫，毛茸茸的东西竟然在他的右手上猛地咬了一口，又麻又疼。他顿时大怒，管你是老鼠还是什么玩意，竟然敢咬人，非得收拾你一顿不可。他左手一抓，打算把它从里面揪出来，不料那东西动作迅速，又在他的左手上狠狠地来了一口。

啊，全有又一声惨叫，感觉左右双手同时传来火辣辣的疼痛，麻痹的感觉迅速从胳膊传遍了全身。我光明正大地拿自己手表被老太太骂成偷井盖的，又被不知名的东西咬了两口，我招谁惹谁了！可别让我住院，我现在可真的没有钱。

有什么也别让我有病呀！这是全有陷入昏迷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这一次全有是被老贱的号啕大哭声惊醒的。

“全有你个傻帽，你实在没钱冲我开口借，就凭咱俩穿开裆裤的交情，再加上你从来不知道丢人多少钱一斤的厚脸皮，说什么我也得借你个百八十块！你一个大老爷们去偷什么下水井盖，就算偷也得晚上去偷，大白天的被人抓了现行不说，还趴在马路牙子上昏了过去。这人可丢大了，兄弟，我当时见你那模样，两腿叉开趴在地上，双手抱着井算子，翻着白眼，我他妈的连死的心都有！这都什么事，说出去你是我的朋友，别人非笑掉大牙不可……啊，全有你小子醒了，醒了也不哼一声，偷听我在这里诉说心声。你昏迷了七天七夜，差点没有把我吓死。我一连哭了七天七夜呀，你瞧，现在还眼泪哗哗的！”

全有平躺在床上，先是看到老贱的大脸，圆得出奇，一对大大的招风耳，绝对是其貌不扬。老贱的胖脸上居然还有几滴泪珠未干，小眼睛不停地眨动，看上去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

全有忍住笑，目光下移，看到老贱魁梧的身上穿着一件紧身的碎花短袖上衣，圆得像棒槌一样的胳膊将袖口撑得圆形的，看上去似乎稍微一动就能将短袖撑裂成背心，他就再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说道：“老贱你个渣，挺大的北方汉子非穿南方人才穿的紧身衫，你不看看你的身材都变形金刚了，还装纯情少年。”

老贱大喜，小眼睛一笑就眯成了一条缝，说道：“行，你有种，昏迷了七天，一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骂人，是你全有的风格。能骂人就证明你小子没事了。可吓死我了，七天七夜没醒来，医生说，说不定你就是植物人了。靠，你要植物了我就把你种地里去。你不知道，刚到医院时你的两只手肿得跟猪大腿一样，看着就瘆人。医生也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只是说好像中了一种不知名的毒，就用什么保守疗法给你治疗，结果也是你小子命大，手上的肿每天消下去一点，现在我再看看……咦，全没有了，连个伤疤都没有。见鬼了，你的手现在又白又嫩，哇，手感比女人的手还要好呀！”

淫荡、下流、齜齜，全有忽然感觉老贱笑成一朵花的圆脸和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之间竟然隐含着这么多的信息，这是怎么回事？定睛一看，老贱并没有开口说话，正捧着他的手，像捧着稀世珍宝一样，轻柔地抚摸着。

哇！全有一阵恶心，差点吐老贱一口，急忙一把甩开他的手，又伸腿踹了他一脚，说道：“你个渣，离我远点！一脸的淫荡和下流，准是最近又看种马小说了，难道杨蕾还不能满足你多情的欲望？”

一提杨蕾老贱就蔫了，连连摆手，说道：“不提她，不提她，提她做什么。还是说说你吧……”

怪事，手一离开老贱的手，全有再看老贱的脸，又和以前一样，除了满脸的笑，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

第三章 花朵

不亲切才怪，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可是为什么刚刚就能感觉到老贱亲切的笑容下面隐藏着淫荡、下流和齜齜的念头呢？虽然全有清楚他是一名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只有在病人说出心理症状之后才会做出判断，可不是直接就能从病人的表情上得出结论。

难道是昏迷久了产生了幻觉？有可能。

全有的手放在了被子上。哇，这家医院用的被子也太好了吧，手感这么细腻，摸上去那么舒服。

全有抓住被子一看，跟自己以前见过的被子没有什么两样呀，为什么会感觉手感那么好呢？被子没问题，难道是他的手出了问题？

全有摇摇头，胡思乱想一番，却没有听清老贱在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花朵喜欢你什么。你长得没我高，身材没我帅，家庭条件更没有我好，花朵还就死心眼喜欢你，真是世道不公。你也是，花朵多好的一个女孩，当初我劝你跟花朵好，你不听，偏偏要跟那个妖精马飞燕，现在飞了吧？早先你就该采了花朵放到家里，花朵绝对会是一朵可以持久保鲜的家花呀。”

花朵？

全有回过神来，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她穿一身绿色长裙，标准的鹅蛋脸，脸形接近完美，大眼睛，柳叶眉，杏眼，当前一站，如夏日荷塘的一枝白莲。

花朵洁白纤细的小腿紧紧合拢，整齐漂亮的指甲上染着淡红的指甲油，细细的脚踝上系着一根红绳，红绳上拴着一个银质的铃铛。

绿裙、白腿、银铃、红绳再配上红红的脚指甲，花朵无疑就是医科大学中最惹人心动惹人怜的一朵娇艳的花。

其实，花朵的真名叫花多多，和马飞燕一样，也是全有的大学同学。

有一次上解剖课，花多多吓得花容失色，被尸体恶心到了，吐得天昏地暗。正好和

她同组的全有被花多多两次吐在了身上，花多多既羞愧又不好意思，不停地向全有道歉。

全有一边擦身上的秽物，一边用一只手轻拍花多多的后背，说道：“其实我还是沾了你的光，因为你是一朵春天的花朵，芳香四溢，吐在我身上的其实全是花蜜。”

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也说得花多多芳心既惊又喜，心中竟然喜欢上了全有的体贴和风趣。

解剖课上几乎所有人都吐过，所以也算不上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花多多因为一吐再加上全有的风趣点评而成名，全校都知道了有一名美女花朵会吐花蜜，结果倒是花多多的真名却没有几人记住。

花朵总是有意无意地主动接近全有，全有也就和花朵开始了酸酸甜甜的初恋。但不久后，全有不知道中了什么邪，突然鬼使神差地转到了心理学系，说是不想解剖形而下的人类身体，而要研究形而上的人类思想。

结果花朵和全有之间的感情刚刚萌芽，还没有来得及飞速发展，心理学系的马飞燕突然半路杀出，横刀夺爱，从花朵手中抢走了全有。也怪全有意志不坚定，马飞燕比花朵更大胆泼辣，更主动激情，青春期的男人思索问题很容易受下半身影响，所以没过多久，全有就在马飞燕的要求下和她校外同居了。

毕业后，全有再也没有了花朵的消息，不料今天突然听老贱提起，他精神一振，问：“花朵……她在哪里？她怎么了？”

老贱睁大了眼睛，伸手摸摸全有的额头，然后又一下子蹲在地上，做痛心疾首状，说道：“全有，我和你这么多年的哥们了，今天我就跟你交代一句实话，先说好，你可不许笑话我。其实当初我一直暗恋花朵，只是你小子是我的发小，我他妈的没勇气去追求花朵。后来你和马飞燕好，我偷偷找过花朵，花朵对我说，她一见到我就会想起你，所以她根本没有可能喜欢我。我当时杀你的心都有，花朵多好的女孩，被你伤害得那么憔悴。后来慢慢地我也就死心了，就找了杨蕾。杨蕾你知道不，就是因为她名字中有一个蕾字，花朵没有开放之前是花蕾。知道我的心不，兄弟？你知道不，我的心里还是忘不了花朵呀！”

“你知道你住的是哪一家医院吗？是省二院，全省最好的医院！谁给你安排的单人病房，给你付的住院费用，知道不？是花朵！花朵就在省二院工作！当时你被送到省二院时，花朵正好下夜班，一见送来的病人是你，当时脸色就变了，眼泪啪嗒啪嗒就掉了下来，二话不说就忙前忙后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安排最好的病房，还告诉医院，